

篇章语言学

王 纲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篇章语言学

王 缙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PIAN ZHANG YU YAN XUE

篇章语言学

王 翔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2983-1/H·92

定价：4.90元

内 容 简 介

篇章语言学又称话语语言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句群、段落和篇章。本书分七章,着重分析了各种超句语言结构单位的结构特征,探索其内部规律,并力求使语法修辞和逻辑融为一体,从而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有助于阅读、欣赏和写作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对语言功能的理解。

本书适合大学中文系学生和中学语文教师以及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目 次

第一章 句本位教学规制与篇章语言学·····	(1)
一、句本位教学规制及其应用之实质·····	(1)
二、句子的整体思想与句成分间的辩证关系·····	(3)
三、以句法为核心,“拿章法控制句子”,“综合并 观”,促进语法研究的再发展·····	(8)
四、建立适合汉语特质的篇章语言学·····	(12)
第二章 复句之再分类及其特点·····	(15)
一、复句的意义和特点·····	(15)
二、复句之各分句主语的异同和隐现·····	(19)
三、复句和关联词语·····	(16)
四、复句两大类区分之依据·····	(16)
五、联合复句的六个小类·····	(17)
六、偏正复句的六个小类·····	(20)
第三章 复句与判断、复句与推理·····	(25)
一、概述·····	(25)
二、复句与判断·····	(27)
三、复句与推理·····	(28)
第四章 多重复句之结构与层次辨析·····	(33)
一、多重复句的意义和类型·····	(33)
二、多重复句的分析·····	(35)

三、多重复句的辨认·····	(57)
第五章 句群及其结构 ·····	(63)
一、句群的意义和作用·····	(63)
二、句群与组合·····	(67)
三、句群与复句的关系和区别·····	(70)
四、句群与语气,句群与语体·····	(73)
五、多重句群的结构及例析·····	(77)
第六章 段落及其结构 ·····	(83)
一、段落的意义和作用·····	(83)
二、分段与段的中心思想·····	(84)
三、段落的构成·····	(91)
四、段的结构成分及段的分析·····	(95)
第七章 篇章结构及篇章语法分析 ·····	(110)
一、篇的组织·····	(110)
二、篇章结构图示·····	(114)
1.《纪念白求恩》结构图示·····	(114)
2.《中国人民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结构图示·····	(117)
3.《景泰蓝的制作》结构图示·····	(120)
三、篇章语法分析示例·····	(132)
1.《学习》篇章分析·····	(133)
2.《松树风格》篇章分析·····	(146)
3.《白杨礼赞》篇章分析·····	(164)
4.《内蒙访古》篇章分析·····	(176)

第一章 句本位教学规制 与篇章语言学

一、句本位教学规制之实质及其应用

“句本位”教学规制是黎锦熙先生结合汉语特点，针对“词类本位”教学法提出来的能够表现汉语特质（语序、虚词）的教学程序和方法。

什么是句本位？从句子入手，以句法为核心，拿句子控制词类，以章法控制句子，确立整体观念，辩证地理解和分析语言现象，这就叫句本位。

黎先生认为，“若从句子的研究入手，则不但灵敏的词类知识，正确的词类用法，可以得到”，而且可以发现一种语言的普遍规则，有助于学习和翻译他种语言，还能帮助心能的陶冶。他说：“做句子底‘逻辑分析’工夫，实是陶冶心能的妙法”，“学生们把句子底分析和构造纯熟以后，对于别的功课，其理解的心能可以渐达于明了准确的佳境”。

“句本位”教学规制，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且应该是一种教学原则，更确切地说，它应该是指导语法学习的一种教学思想。

郭绍虞在《从文法语法之争谈到语法文法之分》一文中说：“至于句本位之说则更开了以后重视句法的风气”。

史存直先生认为，“句本位思想”是从传统学校语法提炼出

来的三项原则之一，也是传统学校语法指导思想的核心。史先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回到传统学校语法的老路上来重新出发”。（《在语法方面我继承了黎锦熙先生的哪些东西？》）

“句本位”这种貌似平庸的主张里面包含着两项极为重要的内容：第一，它改变了句法对词法的地位；第二，它强调了句子的整体性。这样重要的主张，最初萌生于英国的学校语法教师。就语法专家来说，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因未能树立句本位思想而把问题弄得很糟。

史先生提出的这个口号值得注意的是“回到传统学校语法的老路上来”而且还要“重新出发”。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它既切合汉语实际，又充分说明了“句本位”教学思想在当代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三十多年来，我们在汉语语法教学实践中，一致潜心研习，以“句本位”教学为指导思想，又充分利用形象的图解法，从句子到句群、段落、篇章进行分析研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的教学实践充分证明了，“句本位”教学规制不仅能指导学生在确立句子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掌握汉语组词成句的规律，辨析复杂的语言现象，而且也能引导学生了解集句成群，再联群而成段、成篇的规律，既能使学生掌握一些活的语言知识，又能把这种知识运用于实践指导学生的说话和写作，从而扩大视野，展拓思路，这不仅能突出语法的实用价值，而且也能使语法这门较为干枯的学科获得旺盛的生命力。黎锦熙先生早年就说过，这种语法教学法“虽和印欧语法教学法传统不合，但却是切合汉语实际的。事实上，多次的教学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把汉语语法教学教得有效”。黎先生早就证明了的，几十年后，我们在实践中又一次证明了。这只能说明这种

教学规制确实切合汉语实际，确实是有用的。

二、句子的整体思想与句成分间的辩证关系

1. 句子是语言运用的最小单位，又是组成段落、篇章的基本单位。每个句子所表达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是人们之所以能进行思想交流达到相互了解的基础，也是句子集群化并能逐层扩展的基础。而句子所表述的某种意思又是由词或词的组合通过句法结构综合体现出来的。

如：天气这么热。

火红的太阳晒得人汗流浹背。

真受不了啊！

词和词组都是语言的造句材料，它们是语言的备用单位。备用单位作为建筑材料一定要构成建筑物。任何词都要进入句子充当句组织的一个构件，担当一定的职务。某个词充当某个构件，担当某种职务，绝不仅仅是某个词本身的某些特点决定的，而是带有某些特点的某个词在句子这个整体结构中通过特定的结构关系表现出来的。

如：椅子坏了。

无锡的风比汉中大得多。

句子所表述的需要对方所了解的意思也不是组成句子的各个部件所包含的意思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成分所表达的意思的综合体现。如：“儿童医院”和“帐篷医院”的“儿童”和“帐篷”与“医院”的结构关系不同，它们所表达的意义也不同。再如：“关心的是她妈妈”“看的是病人”，它们结构关系不变，但表达的意思却是两种——歧义句。因此，在运用“句本位”教学规制时，必须确立句子的整体思想和句成分间的辩证关系。

2. 两种名称相同而内涵不同的句子成分。

①传统语法句子的六大成分：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其中状语有前置状语和后置状语。补语有主语的补语和宾语的补语。

②现代一般语法书所设立的六大成分：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

后者偏重词序，前者偏重结构关系（或称位次）。

3. 运用句本位教学规制应遵守两条原则，这就是以句子为核心“拿句法控制词类”和“以章法控制句子”。正确地运用这两条原则，既能对句子进行微观的研究，下通词法；又能对句子进行宏观的研究，上达章法。

“以句法控制词类”并不否定词类独立存在的客观性。

“以句法控制词类”就是把词类和句子融汇贯通起来，并且以句子为纲带动词类教学，“达到宏纲俱举，细目毕张的教学效果”（黎）。在以句法控制词类的研讨中，“词类中的词汇意义（也就是划分词类的第一标准）又能转而发挥其‘反作用’，为句法结构排难解纷”（遗函）。如：“他的成功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成功”与“努力”二词的句法结构完全一样，但前者是兼类词即它具有名、动两类词性，而后者却不是兼类词。

显然，“以句法控制词类”是就词法和句法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说的。“词法和句法虽是构成语法的不同的两个部门，但它们是互相依存的，不是对立起来的”。词是客观上独立存在的东西，但它又必须进入句子；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所有的词都要进入句子又来否定词的性质和语法特点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事实上，任何词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就象人必须过着群居的社会生活充当社会的成员一样，它也必然要和其它词或词

的组合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且要进入句子承担某种职务发挥一定的作用。什么词和什么词结合，结合之后发生什么关系；什么样的词充当句子的什么成分，句子的某一成分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表现了词的类别和句子成分之间的对当关系，这反映了词的性质和词的功用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这种现象，掌握这种规律，从词的组合或整个句子的全面关系中辩证地理解词的性质和词的功用在句子中既统一又对立的辩证关系。

词的种类和句子成分间这种对当关系，表现为名词和主语、宾语对当，动词、形容词和谓语中心对当，名词、形容词和定语对当，副词、形容词又和状语对当。及物动词作谓语中心要带对象宾语，不及物动词作谓语中心只带处所宾语和存现宾语，形容词作谓语中心又不带宾语。这是词的类别和句子成分对当的一个基本方面，即词的性质和词的功用的统一的一面，但是独立存在着的词的类别，也就是词本来就具有的性质进入句子以后在它和其它词的相互关系中，又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复杂情况，表现出词的性质和词的功用的暂时的矛盾现象：该对当的又不对当了！怎么看待？对于这种只能在词和词的相互影响中才能发生的暂时的语言现象，我们仍然只能立足于句子的整体思想和句成分间的辩证关系，全面地、客观地去研讨它们之间的不对当的条件，实事求是地找出这种不对当的规律。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领导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光荣”、“正确”，表示性质，形容词充当定语；“党中央时刻都在关怀着灾区人民生活”，“关怀”表示行为，及物动词充当谓语中心，它和名词“生活”发生述宾关系。这是词的种类和句子成分对当的基本方面，即词

的性质和词的功用统一的一面。“这一切不正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吗？”“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着灾区人民战胜困难的决心”。形容词“伟大”、“光荣”、“正确”和动词“关怀”充当名词所能充当的成分，不对当了。但就整个句子各个组成成分之间的全面关系看，这里的形容词和动词都不再指性状或动作行为，而指称事物，认定它们是形容词和动词的名物化用法，这是符合客观语言实际的。

“长此一往，国将不国了”。“我真没料到他们会宗派到这地步！”“老通宝虎起了脸，像吵架似的嚷道……”。“老拴，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信息灵……”。这四句话里的“国”、“虎”、“运气”、“宗派”都是名词，但在上面四个句子的内部组合中又都充当了谓语，这是词的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矛盾现象。这些名词凭借它们在词的组合中的特定关系表现出了动作行为的意义，具有了动词的特点，充当了谓语中心，有的还带上了宾语。对于这种语言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运用“从句法控制词类”的原则说它们都变成了动词；我们应该考察它们之所以能充当谓语中心甚至带对象宾语的原因。

“国”是“成为国”的意思，“宗派”是“搞宗派”，“虎起了脸”是“使脸变成像虎那样凶猛”，“运气了你”是“使你有了运气”。它们在词群中依靠词和词的特定关系一方面保留了它们的名词性质，另一方面又同时取得了动作行为的意义，因而也就表现出它们对主语的陈述作用，这些新出现的动作或行为意义，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和组合关系，立即就会丧失。这种意义在词典中也是没有位置的。“一拉那个大人，他哼了一声，再拉又不动了”。“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哼”和“呜咽”都是叹词。叹词一般充当独立成分或

构成感叹句，然而在上面的组合中，它们也充当了谓语中心，对主语加以陈述。它们的这种陈述作用也是词群中的特定关系赋予的。叹词在词群中凭借了特定关系充当谓语中心对主语进行述说，这也是词的性质和词的功用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现象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偶然的。

“结果是肥了地主，胖了官老爷”，形容词“肥”和“胖”在词群的特定组合中既有性状的意义，又有“使……变”的动作意义。“肥了地主”，“胖了官老爷”中“地主”和“官老爷”实际上是临时出现的动作意义“使”的宾语，“肥”和“胖”又是它们的补足说明成分。“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他直起身来又摇头说……”，“昂”和“直”在这个特定的组合中也产生了“使……变”的意义，因而它们分别充当了谓语中心述说主语。“头”和“身子”实际上也是新产生的表动作作为意义的“使”的宾语，“昂”和“直”都分别带上“起来”充当补足说明成分。这种新意义也是词群中特定的关系赋予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肥”“胖”“昂”“直”是及物动词；形容词在词的组合的特定关系中产生了及物动词性质，因而也就具有了及物动词的功能。

名词在前，形容词在后的排列组合一般表现为主谓关系，但是，我们对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也不能机械地去理解，一定要把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辩证地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和内容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形式表现内容，内容也只能通过形式才能表达出来，它们既统一又对立地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黄豆大”孤立地看是主谓关系，全面地看是偏正关系。“黄豆”不是陈述的对象，而是说明“大”像的状态，即“黄豆那么大”。“雪花大的

有梅花那么大”，“雪花”既不是陈述的对象，也不是用来说明“大”的状态，而是“雪花”和“大的”发生偏正关系，形容词“大”和助词“的”组成“的”字词组（“大的”指称事物，即“大的雪花”），“雪花”和“大的”是偏正关系，但它不表示比况而表示范围。

在句子中，名词在形容词前充当比况性状语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特别是那些以名词为中心组成的偏正词组充当这种状语，可以说，不需多加考究，就能辨别清楚。“四面一望，才发现左右前后和周围的山峦都栽满了半人高的落叶松”，“半人”即“半个人”，名词“人”带有数量词定语，“半人高”即“像半个人那么高”，“半人”的状语的功能非常清楚。光杆的名词充当比况性状语，有时也在名词与形容词之间加上指示代词“那么”之类。“他的上衣被烟头烧了米粒那么大的一个小窟窿”，“他的胳膊有小碗那么粗”，“米粒”、“小碗”都凭借它们在词群中的特定关系，清楚地显示出它们充当状语的功能。词与词的这种关系在合成词中也存在着，如“笔直的树枝”中的笔直，“火红的太阳”中的“火红”，“雪白的米粒”中的“雪白”，等等，辨认这类词的构成方式时，运用“以句法控制词类”的原则是不难解决的。

在运用“以句法控制词类”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有整体观念和辩证观点，既要掌握词类与句子成分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又要善于分辨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是偶然的；什么情况下是可变的，什么情况下又是不可变的。要善于区别那些不对应的现象会不会或者是不是发生了质变；发生了质变的，就可以认定它们是转了类或者是兼类词。

三、以句法为核心，“拿章法控制句子”，“综合并观”，

促进语法研究的再发展

《新著国语法》各章内容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以句法为核心”“拿句法控制词类”“以章法控制句子”的“句本位”思想。这种“句本位”教学思想，是黎锦熙先生留给语法研究者的珍贵遗产。尽管《新著国语法》本身还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著作，但他“综合而并观”的句本位思想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又是十分值得继承和发展的。

黎先生在《新著国语法》一书中为实体词设了七位。“位”显然是与句成分联系在一起。他说：“离开了句子，也无所谓句子成分，也谈不上位了”。^①从今天看，这个“位”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从而明确它的确切含义，确定它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句子成分离不开句子”，“词类和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合成词、词组、句子与句群、段落”在句法结构上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却赋予了语法教学以活力，为语法研究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人们运用语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虽然要以句子为基本单位，但因为句子毕竟只能是作为表达一定思想的整体中的一个语言小片段，仅仅一个句子是不能满足一次交际中的要求的，它既不能把说着（或作者）在一次交际中所要表达的思想确切而又完整地体现出来，也不能使听者（或读者）准确无误地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一句话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所表达的确切含义，只有在一组句子中才能较为明确地显示出来。不同的上下文可以赋予单个句子以不同的意义。因此，“以章法控制句子”的核心意思应该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通过句子所从出的上下文确定句子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①《黎锦熙张文焕通信汇编》（油印本）

我们要准确理解并掌握句子的结构形式和这种形式所表达的内容，就必须了解这个基本单位所存在的那个语言环境，把它置于它所从出的那个整体的一个较大的部分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语言现象；掌握语言的结构规律，熟练使用一种语言的技能。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动词“支持”和谁发生述宾关系？是和“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还是和“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不同的述宾关系表述的意义也不一样。要想无误地剖析出它的结构层次，从而准确地理解它的含义，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或它所从出的上下文是不可能的。“举国上下，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举国上下”，名词性偏正词组充当主语，“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是主谓词组充当谓语，“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是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充当谓语，三个谓语分别描写主语“举国上下”的状态，主语“举国上下”在全句中显示出来的含义十分丰富，它既指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也指祖国的山川和平原。前两个谓语描写各行各业人们的精神状态，后一个谓语描写全国各地呈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这个丰富而深刻的含义离开了整个语言片段，是很难得到确切理解的。

确定病句并对它进行准确的解剖，离开了它所从出的语言环境也是不行的。“我们参观了两个公社的小化肥厂”，这个结构对还是不对？也只有结合上下文才能弄清楚。如果参观的是两个公社的，这个结构是对的，如果只到了一个公社参观，而且参观的又正是两个小化肥厂，这个结构则是不对的。对或者错，不能孤立地判断，一定要联系它所存在的那个语言环

境，一定要把这个个体置于整体之中进行具体分析。

正因为一个句子所表示的确切含义只有把它放在它所从出的语言环境之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理解，所以语法学习只停留在句法结构的研究和句子的分析上是远远不够的。为了使语法学习收到良好的效果，为了使语言知识变成有用的技能，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有必要把语法学习特别是语法知识的运用在句子的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比它还要大的语言使用单位——句群，进而研究段落篇章的构成，在运用中力求使语法、逻辑、修辞融为一体，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这应该是“拿章法控制句子”的另一层深刻含意。

语境的构成极其复杂，它包含着许多因素，在狭义语境中，有句法关系，逻辑关系，修辞关系，甚至还会涉及语体、文风和风格等等；广义的语境又揉和着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等等因素。我们在分析语言现象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充分掌握语境所包含的各种因素，那就会在极其平常的语言形式中发掘它所蕴含的十分深刻的内容。试看：

唐代诗人朱庆余的名诗《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花烛，待晓堂前拜姑舅。
妆罢低头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字面上写新婚妻子问丈夫自己的化妆时髦否？实际上是朱庆余向张水部献上自己的诗作请求推荐。作者运用这种方式，使两位讲究风雅的人都能彼此心领神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再如唐黄巢《菊花》诗：